

第五回 訂姻緣留住東牀客 戀情慾挾走西子湖

月下紅繩繫一絲，牽成連理玉交枝。
怪他祇縮姻緣事，不為人間縮別離。
匹馬如龍走浙江，任教折翼要成雙。
關山看得如門闕，似此情魔未易降。

上回書中，說到秦白鳳奉了叔父繩之之命，連夜到鎮江避過去了。他從八里鋪起程，要走竹西亭，過瓜州鎮，渡過長江，才到得鎮江。一路上還有些耽擱，說書的且把他按下，等他到了鎮江再說他不遲。

如今先說寇四爺，這天暴跳如雷，一定要拿刀去尋殺秦白鳳，被寇四娘再三按住，四爺迄自怒罵不了。阿男起先聽得，也有點心慌，躲著不敢出來，後來聽得父親怒罵不了，自己仗著父親鍾愛，便按著羞恥，老著臉皮，捱了出來。走到父親跟前，意思要想伸訴兩句，誰知見了父母，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只有掩著面啼哭。四娘見阿男啼哭，不覺也抽抽咽咽的哭起來。寇四爺見此情形，也就不罵了，狠狠的歎了一口氣，在竹榻上一躺。

四娘哭夠多時，方才止住了抽咽，叫一聲：「我兒，你……」只說出一個「你」字，便又哭起來。阿男更是哭個不住。寇四爺忽然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幹得好事，這是哭得了結的？」阿男聽說，便哭哭啼啼的走到四爺跟前，雙膝跪下。四爺忽的一下坐起來道：「這算是了卻你的事？」阿男轉身對四娘哭道：「母親，請你替孩兒做個主罷。」說著，便膝行而前。四娘迎上一步，雙手把他攙起，摟在懷裡，不知不覺的便大哭起來。寇四爺跳一跳腳道：「你們幹下這些好事，還要在這裡哭。我看你們明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，可能哭得了結？」說罷，站起來往外就走。嚇得寇四娘撇下了阿男，上前一把拖住四爺道：「官人，你往那裡去？」四爺道：「你們忒的我還不夠？還要我在這裡聽你們哭熱鬧呢。」四娘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人命關大的事，官人，你不要出去闖禍啊！」四爺道：「許你們丟醜，就不許我闖禍？」四娘聽說，越發扯住不放。四爺沒法，依舊坐下。三個人六目相看，默默無言。阿男只是低頭弄帶；四娘一手支頤，靠在梳妝臺畔；四爺手捻著兩根新留的鬚鬚，在那裡默默的出神。

歇了半天，四娘歎一口氣道：「事情已經這樣了，我看上去，不如將錯就錯，成就了這件事罷。」四爺聽了，並不言語。又歇了半晌，四娘再說一遍，四爺恨恨的道：「隨你們去攪罷，我不管這件事。」說罷歎口氣，揚長自去。阿男倒在母親牀上二睡了半天，四娘仍是默默無言。這一天的晚飯，母女兩個都個曾好好的吃。

阿男一早便到自己房裡去睡了。心中忐忑，翻來覆去，如何睡得著？到了二更時分，依舊換了結束，開了房門，到白鳳那裡，意思欲商量一個善後辦法。到了那裡，只見窗裡面漆黑，暗想今天為何睡得這般早？輕輕彈了兩下，不見答應，不覺大生疑惑。要想撬窗進去，又怕到別有事故。轉身到耳房外面一聽，只聽得裡面鼾聲大作，心中迄自疑惑不定。又蹙到正房門前，無意中用手輕輕一推，誰知那門便開了，不覺心中一驚。一步跨了進去，走到房門外再輕輕一推，卻也是虛掩的，便想跨步入內。忽然轉念一想：我和他往來了兩個月，向來他是留燈等我的，何以今天忽然如此？莫非這邊也鬧穿了，把他調開，另外換個人在這裡？我且不可造次。想定了，在身邊摸出悶香火種，點了一枝，輕輕吹了一口氣，把香煙送進去。歇了半響，才挨身進去，把火種吹起了火苗，舉向牀上一照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原來帳褥俱無，只剩一張空榻。呆了半晌，回身向書桌上照，只見筆墨等東西都沒了，案頭擺著幾本書，是白鳳天天看的，也不見了。暗想：這件事莫非兩家同時發作？這邊把他挪到那裡去了？為甚昨天晚上還不曾提起半句呢？呆呆的站了一會，不覺撲簌簌的落下淚來。想起昨天晚上，還是有說有笑，相親相愛的何等有趣，今天晚上變了這個情形。況且我白天裡受了多少氣，滿意晚上到這裡來伸訴伸訴，誰知跑一個空。還不知他是到那裡去的？字條兒也不給我留一個。想罷了，又拿火種在桌上地下照了一遍，意思要想白鳳有個字條兒留下，誰知影兒也沒有一點。只得回身出去，輕輕的依舊反手掩上了兩重門，飛身上屋，躡到繩之住房院子裡落下。向房窗上一望，也是漆黑的。走近去側耳一聽，也是聲息全無。悶悶的站了一會，只得仍舊回去。

可憐他這一夜真是徹夜無眠：心中想到事情弄穿了，不知如何結果？又是憂愁。憑空的一個意中情人不見了，又是疑慮。滿心的委屈沒有伸訴的去處，又是苦惱。心裡頭有了這三件事，來來往往，不知不覺的便又哭起來。眼睜睜看到天色微明，便坐了起來，在那裡出神。也不知坐到甚麼時候，四娘過來了，看見他一個人坐著動也不動，那眼淚和斷線珍珠般落個不住，卻沒有哭聲，也並不抽咽。四娘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：「我兒，你這是傻甚麼。」阿男猛的一下驚醒了，回過頭來，見是母親，便搭訕著道：「不做甚麼？」一面拉過檢妝，對鏡梳洗。四娘坐在旁邊看他，一面說道：「孩兒，你這件事，我也不來追究你是怎樣弄成功的。昨天晚上我對你父親說了個舌蔽唇焦，勸他就把你說給秦家，一則是將錯就錯，二來是家醜不出外傳，好容易說得你父親答應了。你今天好好的出去，不要還是哭哭啼啼的，反要激得他動怒。你快梳洗好了，我們一同吃早飯；吃了早飯，我便去央李媽媽做媒。孩兒，你看可好？」阿男只管低頭不答，半晌才道：「孩兒吃不下早飯。」四娘道：「孩兒，你不要會錯了意。這件事原是你的不是，我只為止有你一個，從小兒是千依百順的，所以不來責怪你，反來遷就你，並且代你向父親跟前討了人情，做娘的自問不過如此了。你再使脾氣，啼哭不吃飯，拿自己的身子去愜氣，那我可不管了。昨天晚上已經沒有好好的吃飯了，今天早飯又說不吃，你究竟餓得了幾頓？」阿男也不言語，默默的梳洗過了，四娘便拉了他出去吃早飯。阿男勉強吃了兩口，便自回房，盡力去想他的心事。

四娘便到李媽媽家去，托他做媒。李媽媽道：「四娘好眼力，秦家二官和你們姑娘，真是天生成地配就的一對好夫妻，我便去和你們說合。」四娘道：「大凡親事，總是男家求女家的，媽媽過去，總求說得好看些。」媽媽道：「四娘放心，我自然說得兩面好看。」四娘大喜，千拜托萬拜托的去了。

李媽媽送過四娘，便換過一件青布外衫，蹙到秦家去。繩之娘子迎著笑道：「媽媽，今天是甚麼風把你吹來了？」李媽媽道：「一向少來和相公、娘於請安。」恰好繩之也在家裡，便接口道：「好說、好說，媽媽這麼大年紀了，如何敢當？」李媽媽道：「像我叫做老不死，留幾根骨頭累人。」繩之娘於道：「媽媽說那裡話，此刻孫子也長大了，應該要享福了，不知幾時娶孫媳婦，請我們吃喜酒？」李媽媽道：「噯喲喲，茶飯也不曾弄得周全，還談這個呢。到是你們二官長大了，大相公又沒有第二個。要早點打算和他成家？」不知可曾定下人家？」繩之道：「早呢，今年才十七歲。」李媽媽道：「不知一向可曾提過親事？」繩之娘於道：「

.....」只說出這一個「提」字，繩之便搶著道：「沒有呢。」李姆姆道：「不知可要提親？如果要提，我來做個媒人，賺兩個媒人錢用用。」繩之道：「不知是甚等人家？想來姆姆的眼力定然不錯，就怕我這個頑姪沒有福氣罷了。」李姆姆道：「我前天到寇四娘家去，看見他家那姑娘，生得十分齊整，和你們二官正是一對，我問起來，知道他還沒有人家呢！」繩之道：「好是好極了，只是我這個頑姪，找是不理他的了。前兩天他犯了家法，我把他趕了出去，不許他回來。此刻不知他到那裡去了？」李姆姆道：「暖呀呀，這是那裡說起！他小孩子家犯的甚麼大事，怎麼便趕了出去，叫他到那裡去投奔？」繩之恨恨的說道：「他是我的姪兒子，我念在先兄一脈，才赴了他，放他一條生路；如果是我自己生的兒子，我早就是一刀了。」李姆姆道：「暖呀呀！阿彌陀佛！說說也罪過。他到底甚麼事激惱了相公？」繩之道：「無非是些無恥下流的事，還說他做甚麼！姆姆難得過來，請在這裡吃了中飯去。」說罷，自出去了。

原來繩之看見李姆姆進來，不多幾句說話，便提到白鳳親事上去，便有點疑心是寇家打發來的，後來聽他提到寇家，所以就順口撒個大謊，免得他再來亂瑣。秦、寇兩家，歷代鄉鄰，一家有個男孩子，一家有個女孩子，都生得十分秀氣，一向豈有沒個聯婚的意思？便是繩之娘子，也曾向丈夫提及。繩之總嫌他是個走江湖的女子，一則怕名聲不好聽，二則怕他的脾氣舉動，怕有不妥之處，所以一向攔起不提。今番又幹出這件事來，鬧得八里鋪無人不知，如果將錯就錯成了親，這個先奸後娶的名氣，是終身賴不掉的。繩之雖是鄉下人家，卻還讀過兩句書，守著點廉恥，不像那個講究自由結婚的人，只管實行了交際，然後舉行那個甚麼文明之禮，不以為奇的。

閒話少提。且說繩之娘子也是個極聰明伶俐的人，聽得丈夫這番話，早就會意了。繩之出去之後，李姆姆不住的念佛，又問：「到底為甚事趕出去的？」繩之娘子道：「我也不知道為的甚麼事？那天無端的叫了進來，罵了一頓，便攆出去了。我問過他兩三回，他也不說。」李姆姆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他一個小孩子家，身邊又不見得有錢，叫他投奔到那裡去呢？」繩之娘子道：「想來他也沒有投奔之處。只有邵伯鎮有個遠房姑夫在那邊，常常都有信來問起他，或者他到姑夫那邊去，也未可知。」諸公，這一個謊又是繩之娘子玲瓏的去處。他因為昨天聽見寇四爺要殺白鳳，白鳳昨天晚上走了，今天就有個李姆姆來做媒，這裡頭不免有點可疑，恐怕是來打聽白鳳往那裡去了，要去追殺，所以白鳳明明往南走鎮江，他偏說是往北走邵伯鎮，以免他追著的意思。這也表過不提。

李姆姆看見做媒不成，雖然繩之娘子留他吃飯，也覺得沒甚意思，搭訕著談了幾句，便辭了出來，逕到寇四娘家去回覆，把繩之的話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四娘聽了，也覺得頓然一呆。卻不料阿男掩在屏風後頭，聽得白鳳被他叔父攆走了，由不得如萬箭攢心一般，三步二步，從後面繞到自己房裡，倒在牀上，掩面痛哭。恐怕被人聽見，又不敢放聲。偏偏那李姆姆又坐在堂屋裡嘮叨不斷，寇四娘偏又留他吃中飯，叫人到房裡招呼阿男。阿男推說身於不快，沒有出去應酬。李姆姆吃過飯，又嘮叨了半天才走。四娘送過李姆姆，便來看阿男，見他哭得淚人兒一般，兩隻眼睛腫得有桃核般大。諸公！若是差不多的人家，女兒幹下這等事，他父母知道了，正不知怎樣懲治呢。不比得阿男，他父母半生，只有他一個，從小兒當掌上明珠般看大的，一旦他做下這等事，他母親四娘雖有點怪他，卻又捨不得拿他怎樣，反要設法成全他的事情。所以四娘到他房裡，看見他哭得那副情形，便一屁股坐在牀沿上，歎一口氣道：「暖！這是那一輩子造下來的孽！」坐了一會，才低低的對阿男說道：「兒呀。這不是哭的事情。我想秦家對李姆姆說的話，未必是真的，他家兩房只有這一子，任是犯了彌天大罪，何至於把他攆出大門，只怕是你爹爹昨天瘋了般要拿刀殺人，不知是誰透了風聲給他們，他們恐怕認真弄出事情，把他藏到別處，是說不定的。等我消停兩天，打聽真實了，再托人去說，不怕他不答應。他認真不答應時，我也會翻轉臉面，要他賠還我的黃花閨女，看他擔得住擔不住！」四娘一番半似有理半似無理的話，說得阿男住了啼哭。

四娘又安慰了一會，方才出來，把李姆姆做媒回覆的話，告訴了四爺。四爺心中卡疑半信。後來慢慢採訪，知道這件事是在秦家幹出來的，是被秦家佃工窺見。傳揚出來的。因此知道這件事是自己女兒去就人家的。那恨白鳳的心也就淡了。自從李姆姆去做過媒之後，又傳出來，說繩之把姪兒攆走了，因此外間謠言，又說是秦繩之硬氣，姪兒犯了事，便把他趕了出去，不像寇家仍舊把沒廉恥的女兒養在家裡。四爺聽了這種說話，如何忍耐得住？回到家去，便沒事尋事的拍桌於打板發亂罵，夫妻兩個也相罵過幾回。阿男明知是為了自己的事，默不敢言。天天受這種啞氣，心中又是思念白鳳，不覺又懨懨的病起來。

一個人做事，真個是不能走差半步，若是走差了半步，便處處都有人指摘的了。阿男生出病來，未免又要延醫吃藥，外面人知道了。又紛紛議論起來，說他生的是相思病。四爺耳朵裡終日不得乾淨，心中更覺煩惱，便不顧女兒生病不生病，即日要帶了妻女，依舊去走他的江湖，意思是要離開八里鋪，免聽這些閒話，並且決定這一回出去，一定在外面揀個女婿，就在外面嫁了女兒。定了主意，便要即日起程。四娘再三攔擋不住，阿男也只得掙扎上路。一路向山東大路前去。他夫妻母女三人。這一去又不免衝州過府，我說書的這張嘴，卻沒閒工夫去跟著他涉水登山。且把他們停頓一停頓，掉轉舌鋒，再把秦白鳳提一提。

秦白鳳帶了一肩行李，袖了叔父書信，連夜動身。到了瓜州，換了渡江船只，渡過鎮江，一路上問訊前去。問到了仁大布店，把行李停放在店門首，親自走到店裡，將書信投遞。恰好何仁舫在家裡，未曾到店，由何彩章、何彩華兄弟兩個招呼，將行李先搬到店裡。一面打發小伙計回家，招呼何仁舫，順便將繩之的信帶去。仁舫見了繩之的信，知道白鳳已到，連忙親自到店裡來。白鳳上前叩見。仁舫便問繩之的好，白鳳說過托庇。仁舫道：「令叔來信，意思要叫賢姪在小店這邊學生意，不知府上耕種的事，怎生放下？」白鳳道：「家叔因為小姪株守在家，難圖長進。先父故後，又已經廢讀，舍下田地不多，家叔一個人也還照應得過來，所以叫小姪到這邊伺候老伯，看有甚麼相當的事情，可以學習學習。」仁舫道：「小店裡生意本不甚大，事情也不多，既然令叔托到，賢姪不嫌委屈，先在小店裡住下，隨意幫幫忙，以後再說罷。」白鳳連忙謝過。

這天因為白鳳初到，仁舫叫另外備了兩樣小菜，請他吃飯；又叫了一壺酒，仁舫自己也在店裡陪著。吃酒中間，仁舫和他談些生意經絡，白鳳是聰明人，自然容易領略。彩章、彩華兩個，雖然一向在店裡經營貿易，卻還沒有撇下書本，便和白鳳談些學問。他三個未必就是學問淵博，配說到「講學」兩個字，但是在商務農田中人，能略講文學的，要算他三個是工力悉敵的了。仁舫在旁聽了，自覺得歡喜。況且白鳳相貌又生得十分清秀，舉止亦甚為嫻雅，更覺可愛。當時飯罷，便叫在店裡打掃開一間當街樓面。指給白鳳居住。從此白鳳就在仁大布號裡住下。

彩華把往來書信一事，交給他去辦。日間書信無多，白鳳便學著算法看銀色等事。仁舫察看得他十分勤謹，通信到八里鋪時，便請繩之來鎮江商量親事。繩之直等到七月初旬，新稻登場之後，方才有暇來到鎮江，與仁舫相見。此時亢之沒了，繩之是白鳳胞叔，將來要做主婚的，親事一層，不便當面自己說。由何仁舫另外請了媒人，兩邊傳話。這愛親做親的媒人，自然不費甚麼唇舌。兩邊傳過了庚帖，議定了行聘禮物，便擇日傳紅。繩之在客邊，沒甚親友，並且住在客棧裡，諸事從高一仁舫那邊，不見有一班親友前

來道賀，熱鬧了一天。

只有秦白鳳悶在心頭，卻說不出，想起與阿男山盟海誓，何等深情？自從這件事鬧了出來，正不知他在父母跟前受盡了多少委屈，此時他在家裡，又不知如何想我？今日我逼於叔父做主，定了何家親事，將來總有相見之日，不知怎樣對得住他？又想起以前幽期密約時，何等恩情，此時獨居小樓，日間門前市廛熱鬧，還容易過去，到了夜闌人靜時，便不免萬慮紛集。況且這種心事不便告訴別人，自從定了親之後，和彩章、彩華已定了郎舅名分，這等事更不能提得半個字。因此鬱在心裡，不得舒發，遂不覺懨懨成病，茶飯懶沾。何仁航父子那裡得知他的就裡，只說他病了，便替他延醫調治。醫生說他鬱悶所致。仁航以為他一向在鄉間田裡遊行慣的，此時關閉在店裡，所以成了鬱悶。就叫彩章、彩華兩個，輪著帶他去逛金山、焦山、甘露寺等處，替他解悶。雖然略略好些，終久不能復元。他這一病，不知病到何時方好，說書的又不能盡著替病人寫照，只好把他暫時放在牀上，再掉舌鋒，先說別處去了。

且說寇阿男委委屈屈的帶著病，跟父母出門去了。此時暑氣正盛，寇四爺惱怒之下，不顧死活，只催著趕路。先還由水路先到揚州，打算等阿男病好了起早。誰知到得揚州，阿男的病仍無起色，便一路仍由水路逕到清江浦去。阿男在船上將息了兩天，略見精神。寇四爺便叫渡過黃河，到王家營去，就在王家營起早，要取泰山一路行去。誰知走了兩天，到了宿遷縣，阿男又重新病倒。這天才落了店，他便渾身上下熱得如火炭一般，涕唾全無，嚇得寇四娘忙向店家打聽，請醫生來診病。醫生說是受了暑，開了一劑清涼解暑的方子，吃下去絕無效驗。四娘便埋怨四爺：「都是你逼他走旱路，受了暑熱。」四爺還是一肚子沒好氣，並不理會。虧得四娘百般調治，才把燒熱退了。但是依然不茶不飯，每日子午兩時手心腳心仍然是燒的。形容日見消瘦，唇青面白，只剩得兩頰排紅。到了夜來，便是夢魂顛倒，嚙語模糊。寇四娘明知他的病情，爭奈不便和四爺說得，只好暗中設詞開解阿男。阿男雖是個女孩子家，卻是走過江湖，見多識廣，會打主意的人。暗想：我只管病在這裡，終不是個了局。不如將息好了，設法尋著了他，再圖終身之計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天天打算尋著了白鳳之後，如何借隱，如何過活，如何溫存，越想越快活，那個病就慢慢的好了。

時候也到了七月下旬，天氣也漸漸涼快了。寇四爺又整理起程。阿男跨了自己家養的烏孫血汗黃縹馬，一路上按轡徐行。第一站到了紅花埠，第二站過了李家莊，這李家在已是山東沂州府、剡城縣所屬，第三站到了豐城。這一路都是平陽大路，再往前去，便是山路了。這天到了豐城，落了客店，吃過晚飯，寇四爺交代早睡，明天要起早趕路。當吃飯時，喝了兩杯酒，一早便睡了。他意思仍是明日一早起來，要趕早上路。誰知睡到明日起來時，已是日高三丈了，看看四娘，仍是瞢騰大睡，連忙把他推醒。四娘坐起來，揉揉眼睛道：「呀！這是甚麼時候了？」轉眼一看，卻不見了阿男。又道：「呀！阿男那裡去了？」連忙跣鞋下地一看，房門是虛掩的。開了門，叫了店小二來，問道：「我家的姑娘那裡去了？」小二笑道：「你老人家關了房門睡覺，誰知道你家姑娘？」四娘大驚，轉身入房，只見四爺在那裡頓足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指著桌上叫四娘道：「你看這是甚麼未？」四娘走近一看，卻是一撮香灰；便知道阿男夜來燒了悶香，心中更是一急。忽見那店小二走來，說道：「你家姑娘可有？」四娘道：「沒有啊，你可見來？」小二道：「豈但不見你家姑娘，我方才到後槽去，你家那匹牲口也沒了。」寇四爺聽說，人覺一陣急怒攻心，一口鮮血直噴出來，覺得眼前一陣漆黑，便羞的一聲仰跌在地。嚇得四娘抱住亂喊，喊了半天，方才醒來。四娘又央人去尋了些童便來，給四爺喝下，略略定了一定。那店主人走來道：「今大早上起來，我店裡大門是好好鎖著的。怎麼連人帶馬都不見了，莫非飛上天去了？」四爺不住的搖頭，身於一歪，便躺在牀上，從此氣成一病。只可憐四娘又要侍奉丈犬湯藥，又要思憶女兒，慢慢的也生起病來了。說書的先盡他兩個病人在牀上躺躺，卻先提一提阿男往那裡去了。

原來他早走好了主意。這一夜，等父母睡了，人靜的時候，他卻拿出一枝悶香點著了，插在桌上。拿了革囊，帶了幾兩銀子，與及些乾糧帶在身邊。仍舊扮了男裝，結束停當，拿了鞍轡，悄悄開了房門，反手掩上。摸到後槽，把那一匹烏孫血汗黃縹馬牽了出來。走到大門前，見已經上了鎖，便用一個啄木解鎖法，把鎖解下，開了大門，牽了馬出去，將僵繩拴在一棵樹上，把鞍轡一一裝好。翻身進了店門，仍舊替他關門上鎖，然後騰身上屋，跳在門外。在身邊取出早先備下的四張神駿靈符，拴在四個馬腿上。這也是他們白蓮教相傳的道術，無論甚麼騾馬之類，腿上拴了這個符，跑起來比平日要加四五倍快。譬如這馬是日行百里的，拴了符便可以走到四五百里。阿男拴好了符，便騰身上馬，加了一鞭，向來路而去。那馬發開四蹄，追風逐電般一夜不曾停止。走到天明，已到了黃河邊，連忙叫船渡過黃河。走了一天，黃昏時候便到了八里鋪，將馬匹拴在村外一間都天廟前，自己走到廟內略歇，吃了些乾糧。好在這都天廟是一座廢廟，廟裡沒有人的。他等到人靜時，便走近村前，騰身上屋，竄到秦繩之家，伏在窗外，要聽一個白鳳的消息。

此時八月初旬，繩之已從鎮江回來。阿男向裡一張，只見繩之伏在桌上寫信，便潛心靜氣的等他寫完、看過、封好，在信面上寫了「祈交白鳳舍姪收啟」。心中不覺懊悔道：「這仍然是沒個著落，如何是好呢？」只見繩之把這封信套在一個大信封內，又封了口，這個信封是寫現成的，寫的是：「寄鎮江西門大街仁大布號何仁航先生臺啟。」阿男暗道：「慚愧，今番得著了也！」悄悄的翻身上屋，仍舊竄至村外，跨上黃縹馬，打動了一鞭，到了瓜州鎮，天還沒亮。在馬腿上解下了神駿符，就在江邊候至天明，叫個渡船，渡過鎮江去。在市上買了幾件行李，到甘露寺去借一所僧房歇下。安頓了馬匹，便出門問訊。到了西門大街，果然有個布店，招牌是「仁大」二字，便不住的在門前來來往往，一則留心體察房屋情形，二則察看店中人物。走了幾回，果然看見秦白鳳在裡面。不覺喜得心癢難搔，巴不得即刻上前相見。無奈耳目眾多，不便造次，只得回到寺內，眼巴巴的盼到黃昏，向和尚買了碗齋飯，胡亂吃了，寧心耐性，等到人靜時，方才逾垣出去。走到了西門大街仁大布店門首，抬頭一望，只見一排四五個樓窗，有兩個裡面漆黑，有兩個還略有燈光。要待上去張一張，卻恨窗前沒有個立腳之地。好阿男，騰身上屋，將身背貼在房簷邊上，用一個懸崖撒手法，身子向後一翻，把雙腳掛在簷瓦上，身子倒掛下來。伸手摸著窗櫺，輕輕挖開了明瓦片，往裡一張：只見兩個不相識的人，在那裡各睡在一個鋪上，隔牀談大。阿男一翻身。仍舊上屋，到那邊一個樓窗上面，照樣翻下來窺探。只見白鳳在那裡拿著扇於在牀上趕蚊子要睡。阿男輕輕彈了兩下，白鳳側耳一聽，阿男又彈了兩下，白鳳便停了扇子，轉面過來。阿男輕輕叫道：「哥哥開開窗。」白鳳吃了一大驚，走到窗前，把窗扇一推，颼的一聲，阿男已躡了進來。白鳳見了，又驚，又喜，又害怕。正要說話時，阿男早走過來，把他雙手捉住，一翻身背了起來，一腳踏到窗檻上，往下一跳，早已到地。放下白鳳，攜了手，一直跑到甘露寺，叫白鳳在外等著，他卻騰身上去，回房取了行李，帶了馬匹，開了大門，出來拴上神駿符，扶白鳳上了馬，然後自己騎在馬鞍後面，加上一鞭，向杭州大路而去。可憐白鳳始終猶如做夢一般。正是：

甘向半途拋父母，卻從夤夜走夫妻。

未知到了杭州之後，義有甚事？已待小子開了，再來開說。

[返回 >>](#) [情變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